

■海天片羽

## 女人的爱情小说

——李美皆

莫测难料的爱情，定然有着诗行无法包含和穷尽的内蕴，所以它成了小说。太纠缠太痛苦的爱情，化作简洁的诗句，可能确实不如化作长短短绵绵缱绻的小说语言更加淋漓尽致。诗的传给力悠长无限，然而不落地；而小说是落地的，是打开包袱细数的形而下的生活质地，是抚平内心每一道具体而微的皱褶的那只手。

爱情之于女人，好像一种幸福受虐的刑罚，想想女人爱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谈的是男人，简直该厌烦自己的无聊。可是，再看看不爱不怨不谈爱情和男人之后的女人的沉寂，蓦然明白杜拉斯那句话：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欲望，是疲惫生活里的英雄梦想。爱情毁灭女人，也丰富女人成就女人，未经爱情毁灭过的女人，也不见得更幸福，所以，容许女人继续在爱情里可歌可泣吧。

女人一旦做了男人的插曲，会不会就想成为主题曲？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男人最怕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男人来说，也许远比爱不爱重要。可是对于女人来说，男人爱不爱自己？这是一个永远无法放弃求解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爱，往往是女人一个人的事情，男人是置身事外的。这就好比，

不笃信宗教的人，宗教对他是没有约束力的。

爱情就结局而言是简单的，无非就是走不走得到一起去。所有才下心头又上眉头柔肠九转欲罢不能的，都在爱情的过程之中。如果单看结果，大多数爱情故事就相当于没写。简单的是结局，复杂的是过程。写爱情，其实就是写过程。结果与过程是不成正比的，往往那些没有结果的，反而有着更加缭绕不已撕扯不开的过程。爱得投入和写得投入，一定是成正比的。风轻云淡的杯水主义的男女之情，必是轻描淡写。使轻描淡写而不能的，是深爱里的痛。杜拉斯把女人心中的爱情表达得登峰造极：有一种爱，无法给予，也无法回避，唯有忍耐它，等待它渡过，如同一个人在荒野上听凭狂风骤雨。爱情荒野里的狂风骤雨，挥洒于纸上，是风停雨住的宁静，是烟花落尽的寂灭与心安。女人用写作来成就了心灵，超度了自己。

女人的爱情小说，几乎穷尽了爱情中的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的种种。有沙子一样越想抓紧越易于流逝的爱情，有符合“跑了鱼儿是最大的”定律的爱情，有草蛇灰线无迹可求的爱情……在爱情里谈伤害似乎比谈渴望容易得多，然而无论有多少伤，人们还是愿意相信爱情，世界上散落着的爱情，还是像草地上的小花一样多。

爱其实没有绝对唯一的答案，谁也不知道终生最爱是不是最爱的的那个人，最爱的也许永远没有遇上呢；爱只是相对的，缘分中最好的选择而已。爱情中的不确定，也许正是爱情的魔力之所在。爱情有多种面孔，如何认出它？永远是一个问题。有的是认出甜蜜，有的是认出黑暗，有的是认出幸福隽永。同样，爱情的断桥上，有人是连皮带肉扯下的疼痛，有人是挥刀自宫的斩截，有人是牵衣欲留的含泪的祝福，有人是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是真爱，分开没有不痛的。

在爱情这个班里，我们都是同学。

调有异，时剧在曲调上更为自由委婉。

时剧《醉杨妃》又是怎样发展成京剧《醉酒》的呢？

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这样写道：“曹心泉、溥西园两位老先生说过：‘最早北京戏班里没有《醉酒》这出戏。光绪十二年七月间，有一位演花旦的汉戏艺人吴红喜，艺名月月红，到北京搭班演唱，第一天打泡戏，就是《醉酒》。月月红唱红了头，大家这才跟着也演《醉酒》了。’”梅兰芳这里所说的曹心泉是清末民初著名戏曲音乐家，精通笛、月琴、古筝等多种民乐，尤擅昆曲，晚年在富连成和中华戏校教授昆曲，在梨园行声望极高；溥西园则是京戏名票爱新觉罗·溥侗，皇族出身，与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并称民国四公子，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玩儿，并且玩出了大学问、大名堂——这两位在京初梨园行那可都是传说般的存在。

可见《醉酒》本来是汉剧，是从时剧《醉杨妃》辗转改编而来的。月月红唱红以后，路三宝、余玉琴等京戏名伶都唱过《醉酒》，而路三宝是梅兰芳的师傅之一，《醉酒》就是他教给梅的，据说梅兰芳为此还专门送给路三宝300大洋学费。路三宝和余玉琴都是花旦出身，由此看出《醉酒》最初走的是调笑路子，老艺人表演杨贵妃与高力士等太监调笑的场段格调不高，主要是以杨玉环醉酒思春来吸引观众，后来经过梅兰芳革新，这出戏变得干净、纯粹，也更好看了。以“你若逐了娘娘心，顺了娘娘意，我就来、来朝拜本妾当今”为例，这段原来在表演上有勾引的眼光和动作。梅兰芳将其改为杨贵妃眼神迷惘，一边让太监再去拿酒，一边让另一个太监去请皇帝来陪她喝酒。这样处理既删掉了不健康桥段，又保留了原戏优美的舞蹈和唱腔，还将杨贵妃醉后的失意、孤单与期盼作了进一步描绘，一石数鸟，梅先生功莫大焉。

梅兰芳成名后身边有一个文人团体，他们为梅编撰戏本，出谋划策，时人呼之为“梅党”。《醉酒》之所以能发展成一出曼妙的古典歌舞剧，肯定有“梅党”的功劳，但不管如何改良革新，这出戏根本上还是月月红的汉剧路子，正如汪曾祺所说，“梅先生是在京剧舞台上演了一出汉剧”。

在三亚，有“不到亚龙湾不算到三亚”之说。亚龙湾被誉为中国最好的海滩，有“天下第一湾”之称。亚龙湾呈半月形，据说有“五好”：沙滩好，沙细、白且软，风中扬起，如粉如尘，飘飘洒洒；海水质量好，清澈见底，终年可游泳；海滩好，下水处非常平缓宽阔，浅海区缓缓伸入海底，适合游泳，且绵延数千米的海滩是无禁区；海面颜色迷人，晴朗之天海面可见七种颜色，由浅入深，由浅绿色至深蓝色，渐渐变化，异常分明；整个海域周边环境好，三面青山环绕，围住一片海滩，且无台风。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亚龙湾的美名应当说确不虚传。

我记得1988年春第一次到亚龙湾时，还只有一两个简易的草棚卖些水和椰子。好像还有一间很简陋的酒店。当时我们还是大学生，但来海南后，听很多人说起亚龙湾的美，说到了三亚不去亚龙湾就算白来了，于是对亚龙湾很向往。但听说亚龙湾交通不太方便，车很少。那时我们年轻气盛，就去公共汽车站搭公共汽车去亚龙湾，下车后果然人很少。就打着听往海边走。走到海边一看，大为震惊，天下还有如此美景！一望无际的浅绿色、蓝色海岸线，洁白细腻沙子，轻柔的海浪，还有后面的青山、丛林、仙人掌，还有迎风飘扬的椰子树……觉得真是没有白来。

我们脱了鞋子，在沙滩上走来走去，边走边唱。累了，就找一个洞穴休息。说是洞穴，其实是有人在沙滩边的一块凹地铺了一些树枝、绿叶，上面把就近的两棵枝叶茂密的小树弄弯，用绳子绑起来，以作遮荫，搭成了一个树枝和绿叶织成的帐篷。我们就在那样的帐篷里休息，吃了早准备好的面包、火腿、榨菜，并睡了一个午觉。起来后，我们去游泳，游得累了，就把自己埋在沙子里，太阳下的沙子又是温热的，埋住了整个身子，痒痒的，一种奇妙的感觉漫过全身。当时就想，要永远能这样就好了。

亚龙湾如此美丽，连带着亚龙湾



《太阳河畔》（油画）王家儒作

鲁迅给大多数人的印象近乎冷峻，一副凛严的面孔像一张不会动的铁板，目光也总像一把利剑，在那样的乱世中穿行。在这样的模式下读鲁迅的作品，越读越觉得鲁迅是一个硬骨头，一张口说出的话，总带着一股寒气。其实，生活中真实的鲁迅并不完全是这样。从下面一个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是那么可爱，那么逗，那么富有生活情趣。有一次鲁迅的侄女问他：“你的鼻子为何比我爸爸（周建人）的矮一点，扁一点呢？”鲁迅笑了笑说：“我原来的鼻子和你爸爸的鼻子一样高，可是我住的环境比较黑暗，到处碰壁，所以额头、鼻子都碰矮了。”鲁迅年轻时并不是很帅，他对自己却信心有加。一次英国作家萧伯纳见到鲁迅时说：“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但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听了这样的溢美之言，鲁迅不但没有谦卑之词，竟然说：“我老了会更漂亮！”

鲁迅来到上海专事写作，一次夜深人静时，外面的猫不停地叫，屡屡打断他写作的思路，鲁迅随即拿起手边五十支装的铁皮香烟罐，将一支支香烟对着可恶的猫一一发射。那时鲁迅已年过五十，却可爱得像个小孩子，真是搞笑。

大家知道，标点符号虽然不起眼，但在文章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当年的出版界对标点符号不重视，在支付稿费时，往往把从字数中扣除，不给稿费。鲁迅应约为某出版社撰写书稿，他的书稿里通篇没有一个标点符号。编辑看后，以难以断句为由，去信要求鲁迅加上标点符号。鲁迅回绝道：“既要作者加标点符号分出

■岁月山河

## 亚龙湾之美

——李少君

周边的酒店也被誉为中国最好最美丽的酒店，有些人不服气，其实你想想看，酒店的设施服务在全球化的今天其实世界各地大同小异，但酒店的外在环境如亚龙湾这样得天独厚的背景又有几个地方找得出来？环亚龙湾的酒店确实占尽地利，这些酒店的大堂都是敞开的，无需空调，凉爽风从早到晚穿堂而过。而站在酒店的任何一处看过去，前后左右都是风景，前面是美丽的亚龙湾，后面是青山耸翠，左看看均是一幅画，真可谓窗含风景千秋画。而酒店的装修风格也尽量与周边环境协调，色调比较柔和，蓝色、淡黄色和白色为主，墙上也多有热带风光的壁画，再加上吊床、观海台等海边特有之物，可谓和谐之至。

亚龙湾的美不仅在白天，晚上更有魅力。夜幕一降临，天际还残留一点夕阳，将厚云边缝上一条金边。后来金边也没有了。月亮开始悄悄爬到天中央，变得白而大。这时坐在沙滩上，白天的暑气渐渐散去，习习海风轻拂肩背，有点潮湿。白天烦躁的心情开始好转，绷紧的弦开始放松。坐了一会，月亮也慢慢变得湿润起来，月光也不像开始时那么明亮刺眼，银光四射了，海面好像蒙上了一层薄雾。一切变得影影绰绰。月光在蓝色天幕上，有如墨汁在宣纸上的蔓延，是缓缓地散发开来的。远处模模糊糊的海平线，将天与地分隔，但又好像恰恰调混

在了一起。月光如水泻在海面上，深蓝的海面如铺了一层银粉，海面在风的吹拂下起了皱，波光粼粼，又让人疑心那是鱼儿在水底涌动。但整个看去，这是一片蓝与银白的背景，海中间还有一座墨黑的小山，那是一个小岛……这背景与岛、与天上的明月构成了一幅古典水墨画。难怪中国的诗歌里写海上明月的佳句那么多，原来它是与中国传统里的精髓相通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人在这种亘古的诗与美的笼罩下，变得很轻微很渺小，小得把自己都忘记了。忘记了自己，心胸也就突然变大了，变得开阔无比，把自己与大自然都融化了。所以苏东坡说：“唯海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忘记一切功名利禄，忘记一切烦恼忧愁。

亚龙湾还特别适合潜水。很多朋友来海南，我都要介绍他们去潜水。我说别的活动你可以不参与，但潜水你一定要试试。潜水与别的运动完全不同，它是一种让你全部身心要扑进去的运动。潜水，让你所有的部位都要参与，因为整个人都浸泡水中，那种感受难以言语。潜水至珊瑚礁区域，还可以看到海底的美丽世界。珊瑚遍布的海底世界五颜六色，丰富多彩。珊瑚是一种腔肠动物，颜色非常漂亮，红、白、黄绿，异常鲜艳，形如树枝，玲珑剔透，只有南海这样阳光明媚、温暖、透明的海底环境才适合其生长。亚龙湾条件尤其优越。潜入海底，珊瑚密布的海底景致与陆地公园无异，有山有树，还有犹如亭台楼阁的各种堆积物。再加上海水透明度好，可见得珊瑚在海底摇曳，千姿百态，姹紫嫣红，如花丛，如桂冠，妖冶多姿，美不胜收。你若伸手轻轻触碰，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迅速传遍全身。海草在海底飘摇，颜色鲜艳的小鱼儿欢嬉其中，并在珊瑚的缝隙里穿来穿去，游戏其中，老实迟钝的小蟹缓缓爬行着，鱿鱼舒卷着自己的柔软的小爪。草丛中，还有各式各样五彩斑斓流动着的贝类和螺……

■诗路花语

## 父亲手写的散文诗

■孙伟

这是普通农民长满了老茧的双手。这双手，曾经垒砌过村里很多人家的灶台，点燃了乡亲们平凡的生活烟火。这双手，曾经抬举过村里德高望重老人去世的棺材，让他们入土为安。

这双手，曾经修葺过村里很多人家漏雨的房屋，让他们贫寒的家境增添一丝安稳。

这双手，曾经为村里修筑道路，让乡亲们出行少踩一些泥泞。

这双手，曾经为村里挖过鱼塘，让乡亲们紧巴的日子得以改善。

这双手，曾经无数次端过酒杯，在畅饮中调停了邻里的家长里短，自己却喝的酩酊大醉。

这双手，曾经无偿为他人创造过幸福。这双手，在食不果腹的岁月，艰难地养活了五张嘴。

这双手，曾经伴着日出吆喝着牛马扶犁耕田，又伴着日落而归。

这双手，曾经忍着病痛，在风雨交加的夜晚抢救过麦子、玉米、高粱等农作物，与老天争夺口粮。

这双手，曾经和泥制胚、土窑烧砖，建造了属于自己的砖瓦房。

这双手，曾经在煤油灯下，彻夜陪同母亲一起用老式纺车纺织棉线，裁缝了家人身上的粗衣布衫。

这双手，曾经顺手抄起过棍子、扁担，接过去不听话的孩子。

这双手，曾经拿过铅笔，在树桩、木头上画过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得懂的符号，而后加工成简陋却实用的家具。

这双手，曾经拿过笔却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因为他没有读过一天书，但却培养出农村当年少有的大学生。

这双手，曾经努力打造自己的幸福。

这双手，曾经在农闲时给他的孙子捉过鱼虾、烤过蚂蚱。

这双手，曾经在寒冬用身子暖干孙子的尿布。

这双手，曾经无数个日子给他的孙子、外孙变过魔术，逗的孩子们笑逐颜开。

这双手，曾经推着三轮车，无论严寒酷暑，都快乐地载着孙子上、下学。

这双手，曾经为他的孙子刻录了幸福。

这双手，教育他的儿孙，只有靠勤劳双手才能创造有尊严的生活。

这双手，如今只能时常在孩子的梦里出现。

这双手，是父亲的。……

## 夏游吊罗山

■黄平

岚雾蒸腾蔽玉峦，南风习习客乡欢。  
百花着树藤千系，一练悬空珠万弹。  
溪涧两山啼夏鸟，长林五月入秋寒。  
攀登绝顶心胸阔，俯看天中云海宽。

## 庚子清明悼抗疫英烈

■王健强

春回销痼疾，节序又清明。  
世难知铮骨，时危仗使情。  
行斟三盏酒，不朽百年名。  
欲问魂归处，垂听杜宇声。

## 鸟鸣

■尹文阁

天未央  
雨水迷蒙在树枝上  
漾开了一树杏花，也漾开了往事  
往事像白鹤  
在沙颍河里长满了皱纹  
悬挂在晾衣绳上的水滴，一言不发  
纷纷落下来像一个个水做的女子踮崖殉情  
旧日子难于固守老屋  
惊蛰一过，门前的那丛蔷薇  
都结满啁啹的鸟鸣

